

红土部落

董 坚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红土部落

董 坚 著

国 际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文丛/伍深明等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6

ISBN7-80105-338-9

I. 江 … II. 伍… III. 文学—作品选
—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18716号

红 土 部 落

董 坚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文利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5印张 180千字

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0105-338-9/G.149

全套总定价:80.00元

本册定价:9.80元



董坚，师院中文毕业，79年开始文艺创作，著有长篇《海出血——解放海南岛》、《冰美人——冯婉贞传奇》（上部），中篇小说集《浴血军魂》，短篇小说集《红土家族》、《乡下故事》等，系10集电视连续剧《湛江有个风流镇》（获广东省首届五个一工程大奖）编剧之一。现为自由职业作家，独立撰稿记者，并挂任广东某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

《红土部落》内容简介

本集子收入作家中篇近作4部，其中《追粮》获99广东文学擂台赛第三名，并同时获湛江第六届文艺基金一等奖。作家高扬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以红泥村作为观照中国当代农村生活的缩影，将贫困山区农民的生与死、爱与恨、圣洁与卑小，光荣与耻辱，通过《穷村》中的脱贫问题，《追粮》时基层政权与农民的矛盾，《乡愁》中的弄虚作假，《野种》中未婚母亲的自杀，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读者可把四部中篇分开读，也可合起来当一部长篇读，让你在不动声色之中感到生命的悲哀。

目 录

董坚小说语言艺术研究(代序)-----赵 越(1)

穷村----- (21)

追粮----- (77)

乡愁----- (141)

野种----- (201)

董坚小说语言艺术研究

赵 越

一、引 子

董坚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他的传奇色彩在于他曾经写过很多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作品。譬如，沙漠里阿拉伯人的战争，他的《军魂》是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很多人对董坚去都没去过中越边境就写这样的小说很有意见，说怎么能“杜撰”呢？但《军魂》硬是有血有肉，情节完整，场面生动，人物感人。这就是董坚的传奇。不过，他最后还是专心写起了“红土家族”系列来。

“红土家族”系列小说是以他的故乡雷州半岛为背景、以他熟悉的雷州人为原型展开的。如果说战争系列作品展示的是董坚的创造与想象的才能的话，那么，他的“红土家族”则是基于这种才能基础上的文学才华的尽情展示。

在写了几年之后，他的“红土家族”积了几十篇。因为

有根，这些作品终于显出非同凡响的魅力。他塑造了一批有个性、有深度的“红土人物”，生动地展示了雷州半岛这块阳光猛烈、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种种情状。因为他的这个成绩，很多人把他小说中常出现的一个叫“董大炮”的人的官职封给了董坚：大脚村长。

二、动词作家

董坚的“红土家族”从写下第一篇距今，已经跨过不少的年头了。但，好像是信守一个诺言，他一直有意识地使作品在语言上保持着同一风格，并且，随着创作的日益成熟，他的叙述语言从最初的跳跃和活泼中开始渐显沧桑沉重之势。

1. 在语言上，董坚的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特别富于动感的态势来。这有赖于他对动词的把握和娴熟运用。他的小说是一个有声有色的词语世界，这很有些雷州半岛的风格：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有雷声滚过，绝不会缺少生机。这正是董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这样说，在声势上，他的小说绝对是“不甘寂寞的”。

《土皇帝董大炮传奇》的开始部分这样写道：

“奶奶命运不济。先前怀上的四个小子，到了瓜熟蒂落，便在她肚子里拳打脚踢，上窜下跳。痛得奶奶撕破衣裳扯断头发，哭喊着从床上滚落地下，血淋淋爬起来要去上吊。待奶奶快要断气的时候；他们才用脚踢开天门，可是头

却卡在宫殿里。”

在这里，董坚叙述的是一个人艰难的出生。就是这种交待性的内容，他也把它写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这不是静止的叙述，而是一个概括了生动的场面，看得人惊心动魄。

同样是故事的开头，在《陆阿彩》中，董坚这样写道：

“我们红泥村的女人，断无城里太太小姐那让人酥骨的娇声嗲气，全是些雷神火种的家传，开口蛮牛叫天，骂人是雷公劈岭。便是夜半发起穷恶，亦劈哩叭拉炸烂蚊帐，直震得身边男人耳炸穿膜，嗡嗡营营三天三夜听不清人间是非。”

这真是与众不同的人物！在董坚的笔下，他的主人公没有阴柔有加的女儿女气，有的是“蛮牛叫天”、“雷公劈岭”的汹涌气势。

“其时头上毒日，正如一块烧红的铁饼，烤得四下滚泡冒烟。西天里蠢动着乌云和闷雷。江风早不知凝固到哪片埠湾里去了。

“鱼虾都煎熟啦！这鬼天气！”

“人也快烤糊了。快开渡吧！呸！”

——《过渡》

董坚描写的是闷热的天气中等渡人焦躁的心情。这种心情是通过传神的自然景物得以展现的。可以看出，在董坚笔下，这些自然景物挟风裹雨、非常富于生机。经他这种动感极强的描写，这天气早已热得实在无法忍受。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董坚的小说中，动词担负着特别重要作用。他既用动词来推进情节，也用动词来刻画人物、揭示心理、描写细节和景物。是动词，使董坚的小说显出了最为独特的艺术个性，也最终使他的作品生动并且深刻起来。

“拆了穿心箭，断了追魂枪，二个利用各自剩下的一条腿，互相搀护着，一颠一跌地走出迷朦的山谷中去。”

——《山咒》

这已经是故事的结尾了，作者只需交待故事结局即可宣告大功告成，可是，董坚还是用了有着自己特色的动词：

“拆”、“断”、“搀护”、“颠”、“跌”，硬是为一个已经快要消逝的故事的背影添了声色和活力。他的这个故事是在有声世界中结束的。董坚仿佛一个高明的电影导演一样，让他的故事结束在具有升华意义的音乐声中。

“刘日生厌恶这假惺惺，冷丁崩一句：‘咋的发落我，请直说无妨。’”

“看你说想到哪里去了，老刘！”老镇长作宽宏大量状，“咱俩唠唠不行么？”

这里，董坚用“发落”、“直说”、“作状”等富有个性的典型动词，把一个直肠子的年轻人和老谋深算的老镇长的形象写得极为到位。他们一个涉世不深、一个却城府颇深；一个直来直去，不会拐弯，一个却九曲十八转。值得一提的是，董坚用动词塑造的人物总是性格极为鲜明、个性十分突出，活生生的形象直扑视野。

说到写人物，我们还可以再读一遍《陆阿彩》的开头，那是多么有特点、有性格的人物啊。她们生来就是一副刚烈的神态，不屈不挠，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快人快语。

“不让男人沾自己，自己却尖眼利地猜忌着男人。老是梦见男人搂抱着一个紫玫瑰的女人，老是疑心生暗鬼的盯男人的行状，横竖看得邪眼，就翻他的口袋，抄他的银包，嗅他的钮扣、补丁、领口，总觉得是有着另外一个女人的腥臊味儿、野露水味儿，花草味儿。就床上斗恶嘴、床下比拳脚，一日比一日闹的甚。”

这是在描写红豆娇这个有些变态的女人的心态。“猜忌”、“梦见”、“疑心生暗鬼”、“翻”、“抄”、“嗅”、“斗恶嘴”、“比拳脚”等一连串的动词，密集、有力，同时又尖锐地赋予了红豆娇以独特的个性特点，写活了她内心深处流动着的复杂情感。在这里，动词依然是起了

于无声处灵动生风的作用。

“古历的正月挨过立春，那气候就糊涂得发邪。打自冬眠以来，阳婆就一直很少露脸，一四七大雾缭绕，二五八牛毛细雨，三六九阴风嗖嗖的轮流做庄，把个山旮旯封闭得阴湿暗沉。”

——《穷村》

这一段是自然景物描写。在很多作家笔下，景物要么是静止的，要么是象征的，但象董坚这样写得有声有色的，还不很多见。他用他的动词，创造了景物描写的“这一个”，鲜明地有别于任何一个作家。人物的区别、故事的差异、结构的特性，都容易见出作家的个性，但要是让自然景物也有个性特点，就不容易了。可是董坚驾驶着他的动词战车，就这样在令人称奇中做到了。

除了用动词营造一个有色有声的世界之外，董坚还善于通过变换动词，以取得不雷同、声色缤纷的效果。

“当爹把家里的鸡鹅装一笼，猪仔捉一笠，大箱小箩缚一团，锄头粪铲碗碟筷扎成一捆，米缸水瓢桶柴刀叮当当装上一架牛车，……”

——《土皇帝董大炮传奇》

这里，“装”、“捉”、“缚”、“扎成”、“装上”等动词，错落有致，富于变换。

“在屋后起早摸黑开出一片菜园，种上芥菜、油菜；又在屋前打一圈篱笆，栽上苦瓜、南瓜；又养了一圈鸡、一围鸭、一笼鹅。”

——《土皇帝董大炮传奇》

“开”、“种”、“打”、“栽”、“养”，他尽力避开已经用过的动词，使之显出千姿百态的态势。

在董坚的行文中，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爹羞愤得夹着书本逃回家来，割了辫子摘下耳坠，扯下红妆甩掉花鞋，死不肯进学堂——吆牛耙田，挑粪捉虫，春种夏收。农闲里摇着小舢下海，网鲚鱼、勾白虾、叉藤鳝、钓龙虱、拾螺蚌、摸大蟹、掏虾包、掘沙虫。”

——《土皇帝董大炮传奇》

“董大脚——连催带逼赶着各户积土杂肥，挑好种子，喂饱老牛，钉好犁耙，箍好粪桶。”

——《穷村》

董坚动用动词制造的词语世界，是一个泼辣的世界，铿锵有声，掷地作响。他不允许人们以麻木的冷淡的超脱于自己所描写世界之外，因而，他不是一般性地动用动词，在他的小说大厦中，他广泛性地让动词担负起最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动词是活的词语，有生命的词语，最能赋予事物以形象感和生动感。这样，在善于使用动词的董坚笔下，他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刚硬的，构造的情节是奇异和新颖的。在他的作品中，激荡着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

三、词语秘密

董坚的小说粗犷中伴有野气，豪放中兼有不羁，汪洋恣肆，跳荡激跃，生活气息浓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神清气爽。董坚一扫叙述语言的斯文及平庸，极尽洒脱之能事。字里行间跳动着痛快淋漓的幽默。仿佛那个故事就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智慧讲述出来的一样。故事天马行空，来往自如，围绕着中心事件，枝蔓有度，“热烈”道来。通读董坚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动用动词构筑他的小说世界的过程中，董坚是用这样一些秘密手法来完成他的“基业”的：

1、追求词语搭配的“陌生化”

从语言的组织和结构形式上看，董坚小说的语言常有对常规语言的“超脱”，如词与词的搭配、组合似乎不合“常理”不合习惯、词义的超常用法等。而“凡是破例的、偶见的语言形式往往给人以新奇感，而新奇的表达形式往往能隐含比较丰富的信息量，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产生美感。”（骆小所《艺术语言学》第18页）

董坚的小说有如行云流水一般，语言总是顺势而下，

很有排山倒海而来之势。

“唱落月有一副十八变的金嗓银喉咙，唱花旦娇声嗲气，唱小生抑扬顿挫。要你哭唱出猪胆汁，要你笑唱出白糖味。魂断蓝桥，雷劈西陵，金戈铁马，血流成河。”

——《土皇帝董大炮传奇》

在这种一浪接一浪、好戏连台的迭起的声势中，董坚常常打破词语的惯常搭配习惯，使为人们所熟悉的词语正常关系发生改变，参与到他本已十分热闹的动词世界中来。

老镇长扯他一块圪蹴老榕树下，牛屎着脸说：“老爷们儿，是天崩地蹋的事哩。县里落了死命令，要咱们镇脱贫。限期夏收之前咧。”

——《穷村》

“牛屎”是名词，董坚对把它用在助词“着”的前面，于是，“牛屎”带宾语“脸”而转成了动词，用来表示彼时彼刻老镇长的脸色难看，表情难以言说。

“见刘日生来了，（老镇长）狼开笑脸，连忙让座。”

——《追粮》

老镇长和刘日生本是水火不容，可是，为了完成追粮“大任”，老镇长又不得不起用刘日生，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求于刘日生，心底又有些隔膜，再加上心里不

知刘日生能否合作，所以，只好“狼开笑脸”——既狼狈，又心怀不可告人的“阴谋”。一个本作名词的“狼”，在这里变成了动词，带上宾语使表达更加别致。这种用法，在骆小所先生的《艺术语言学》中被称为“词性类属变异”。这种用法与鲁迅先生《社戏》中“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他的右半身”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往外搬腿的时候，刘日生就觉着有些邪。”

——《穷村》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抬”被“搬”所替代，显出了个性。

词语的陌生化搭配，使董坚的小说表面上流动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息与风味，可以让我们从中意会到许多意蕴：此时刘日生心情沉闷，走路不是轻快的“抬”腿，而是“搬”，这种对语法组合形式破坏的艺术语言，往往使经验的真实得到了恢复，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未经语法干扰的真实经验感受，仿佛看见了心情郁闷沉重的刘日生一样。故事的深层也旋出强烈的个性色彩。

2、直接修饰

董坚小说中还有一种现象，即：他常常在写人状物时将一些关联性词语略去，我们姑且称之为“直接修饰”。

“团长见他堂堂仪表，高过人头。木雕泥塑有倾心，谁料一考演唱，天呵，满口番薯香，花生豆角味，一副牛叫天

的雷公嗓门，早震得主考官耳朵嗡嗡叫！”

——《红泥巴》

董坚表述的是田来充满“乡土”气息的演唱风格和水准，用“满口番薯香，花生豆有味”，省略了“他的嘴一张，人们就听出了鲜明的……”之类的说法，不但节约了文字，还用这种简捷的办法最快地把田来的“乡土味儿”这种信息传达出来，朴素而又形象。这种用法对读者“心理结构和心理张力的图式产生新的调整和特殊的构建，从而获得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惊奇感，并由其感悟到创造主体的非凡的自由自在的创造力而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满足。”（《艺术语言学》）第56页）

“工具车远去，农妇烂在地上，伤心欲绝。”

——《追粮》

在这里，“烂”字并非本义上的“腐烂”、“变质”，而是指薯巴二奶凄惨的神态。董坚没描写好的样子，略去了繁琐的情状描写，而是通过动词“烂”快捷、直接、生动地再现出了薯巴二奶当时的神态。

“怕是大院子里腿儿搽得荒了，随便逮一条理由儿下乡来检查，将一盘达标的鳖鱼验收进肚子里，然后天气真好哈哈，抹开腿开溜。”

——《白条》